



为国尽忠，终身为业
一部弘扬民族气节的铁血军事小说

终身制职业下

周健良著

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乔治·巴顿





周健良 著 下

终身制职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身制职业.下 / 周健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399-5617-6

I. ①终…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1156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文学·军事小说

终身制职业 (下)

作 者: 周健良

责任编辑: 刘 佳

特约策划: 张应娜

特约编辑: 郭亚维 丛龙艳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封面设计: 刘 军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630千字

印 张: 29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5617-6

定 价: 33.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七章	狡计	493	第四十五章	恶友	714
第三十八章	突袭	517	第四十六章	真相	738
第三十九章	救援	539	第四十七章	哀伤	747
第四十章	借刀	553	第四十八章	引火	761
第四十一章	逆袭	578	第四十九章	死神	781
第四十二章	土地	614	第五十章	刺探	794
第四十三章	纳叛	647	第五十一章	群力	808
第四十四章	医者	688	第五十二章	刑讯	823

目录

CONTENTS

第五十三章	骤变.....	832	第五十七章	乱战.....	880
第五十四章	断臂.....	841	第五十八章	蜂翼.....	908
第五十五章	幻觉.....	851	第五十九章	终章.....	927
第五十六章	诡辩.....	865	尾声.....		949



第三十七章 狡计

在潜艇中体会这个钢铁铸就的庞然大物在深海中静静地航行，胆小的人的确会产生恐惧，也难怪海军挑选潜艇人员时会严格把好心理关，避免让那些对狭小空间敏感的幽闭恐惧症患者服役。

从鬼龙一行待着的狭小水兵舱室里看去，一群满身油污的潜艇兵正忙碌地来回奔跑着。或许是在公海航行的缘故，又或许是因为敌对国家的侦测设备无法对这艘先进的潜艇产生威胁，他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保持习惯性的静默，反倒有些夸张地呼喊彼此的姓名或绰号，甚至拿着修理潜艇用的工具互相投掷着取乐。看着这一切，鬼龙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计算着舱室外来去的水兵人数，并统计着从他们的臂章或身份标牌上看出来的职务。

航行了不到两小时，鬼龙突然拉紧舱室前的布帘，小心地听了听舱室外的动静，确认没有人靠近监视后，压低声音说道：“我觉得不对劲！潜艇里的水兵人数明显少了很多，即使扎依诺夫想尽量减少知道他盗卖鱼雷的人数，也不能把最基本的潜艇操作人员都削减了吧？看看外面的水兵，有的轮机舱水兵还要担负损管的职责，鱼雷室负责装填和发射的人数也降到了最低，扎依诺夫到底想要干吗？”

同样察觉到潜艇中异常状况的向正，也低声说道：“整艘潜艇中的所有水兵都随身携带着轻型武器，即使是轮机舱的士兵也带着自动步枪。扎依诺夫从上了潜艇就再也没有露面，而那些气泡鱼雷也全部被搬到鱼雷发射舱里！我怀疑，扎依诺夫根本就不是要卖掉那些鱼雷……”



尽管有诸多猜测，但潜艇中所有士兵都没有在意鬼龙等人的存在，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来查看鬼龙一行是不是老老实实地待在舱室里。鬼龙一行的任何行动都没有被禁止，有时候那些五大三粗的俄罗斯军爷会拉着鬼龙等人各处看看，甚至还让鬼龙到指挥舱里和始终在那里指挥的扎依诺夫聊上一会儿。

水下的世界是安静的，但也充满凶险。不过是常规巡航的航线上，竟然有好几次遇见其他国家的甚至是一些不明国籍的潜艇。或许大家都习惯了在水下的潜规则，或许彼此间早已对这种令人紧张的不期而遇习以为常，彼此在遭遇后基本上都采取规避的策略。如果不是鱼雷舱的作战官始终保持必要的警惕，那么谁都会认为两艘潜艇纯粹就是在水下见面的老熟人！

鬼龙终于在扎依诺夫的航线图上指出了自己即将前往的地点，连胆大包天的扎依诺夫都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用怀疑的口气问道：“你们去那里干吗？你们的新雇主让你们去自杀？那里，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土匪——潘丘·维拉的故乡，那家伙招募孩子和女人作战，从死人嘴里敲下金牙充当军费，甚至让一些美国电影公司的疯子花大钱买下拍摄他作战的权利，还为他自己拍摄了一部电影！”

“那家伙掠夺当地的每一座庄园，杀害那些不愿意交出全部储蓄的庄园主，甚至还枪杀神职人员。为了体现他的勇敢，他甚至命令四千人从正面攻击一个有机枪和大炮防御的军火基地，而不在乎其中三千人命丧黄泉！从那个土匪出现到现在，那里的人几乎天生都成了当土匪的材料！那里也只有墨西哥玉米饼和仙人掌，你们的雇主想干吗？用黄金换玉米？或者兴建又一个拉斯韦加斯？”

看着越说越来劲的扎依诺夫，鬼龙轻轻地将桌子上的一杯水递到他手中：“没想到你还是个不错的历史学家，至少是个不错的历史事件爱好者！你对潘丘·维拉的作战事迹似乎很熟悉，但对当时墨西哥的形势同样也了解吗？”

“外有强敌环伺，美国甚至打算把墨西哥变成下一个州；内有军阀割据，几乎所有墨西哥的土地上都可以听见枪炮的轰鸣！就是在你说的那场自杀似的战斗中，潘丘·维拉始终冲在最前面，在第一次攻击中就率先冲进巨大的军火库。如果不是因为缺乏弹药而被迫撤退，那么伤亡人数应该只有区区几百人！”

“潘丘·维拉不过是个想结束战争的普通人。按照他对自己的评价：‘我在讨回公道的征伐中，被迫牺牲很多性命，但最后，我拯救了我深爱的墨西哥人民的命运！我不过是个骑在马背上的脏兮兮的士兵！我只擅长这个，因此，我绝对不是个好的国家领导人！战争结束后，墨西哥需要的不是我，而是一个知书达礼的总统！’”

“当潘丘·维拉按照自己的习惯向一个朝他致敬的平民还礼时，被超过三十支步枪射杀在他的汽车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民依旧信赖已经放下枪的潘丘·维拉，而想获取高位的人害怕这一切！”

“我们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旁观者，我们都只相信自己知道的那些，也坚信自己知道的就是最真实的。其实真的要想知道真相，就去问问墨西哥人民，只有墨西哥人民才有权利

评价潘丘·维拉，而我们只能静静地旁观！”

也许没有想到鬼龙也了解那一段历史，也许是没想到鬼龙不肯附和自已的观点，扎依诺夫早已忘记了先前想知道鬼龙为什么要去墨西哥，反倒振振有词地与鬼龙争论起来：

“历史是公正的，不管过多久，原本人为笼罩在英雄身上的光环都会消退，只留下真实！真正的勇敢者、真正的英雄才会被人称颂，被大多数人称颂！而世界上的每一个英雄人物都是如此……”

看着扎依诺夫那激动的模样，鬼龙轻轻地笑了起来：“看来我们的眼光或者说认知方式有比较大的分歧！那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在你的眼中，珍宝岛事件中阵亡的苏联士兵，还有名声在外的伊万，是英雄吗？我可以很肯定地知道你心中的想法！可是，在我的眼里，在无数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该死的侵略者，是罪该万死的匪徒！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是英雄还是匪徒？你们利用世界上大多数人同情弱者的心理，把他们亲人痛哭失声的画面传输给整个世界，让所有看到这个画面的人同情他们。可谁又知道，他们在殴打手无寸铁的渔民时是多么凶悍、多么不可一世？真相，永远只有那些身处事件当中的人知道，也许他们很渺小，渺小到发出的声音只能自己听到，但那就是全部事实！”

看着哑口无言的扎依诺夫，鬼龙的声音渐渐大了：“还有件事情，从你的人员配置上来看，你根本没打算把鱼雷卖掉，或者说，你知道卖鱼雷的钱根本就不够你们这些人的开销！你要卖的是这艘潜艇，你的这些部下也都是你的同谋，而不是我们当初想的那种被你利用的傀儡！煽动如此多的部下随同你一起叛国，我不知道应该说你在军队中有威望，还是赞扬你和你的部下不计较个人名誉的勇敢？买下一艘潜艇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你们也绝对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你们的行为，应该也是国家授意的吧？”

“通过正常军火交易途径买卖一艘潜艇，太容易受到外交上的攻击，而一艘即将沉没在大海深处的潜艇，除了引起某些关注潜艇官兵生死的新闻之外，就是潜藏于大海深处的其他国家妄图拣个便宜的打捞了。你在巡航路线上故意频繁与其他国家的潜艇相遇，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吧？他们会证实你们的存在，也会让无法在大海沟里打捞你们的国家死心，而我们会证实你是个贪婪的傻瓜，为了交接几枚鱼雷而冒险前往一个危险的区域！”

指挥舱里几个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潜艇的军官，猛地抽出腰间的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鬼龙的头颅，而两个站在指挥舱门口的士兵也在军官的授意下摘下肩膀上挂着的自动步枪，朝鬼龙一行居住的舱室走去。扎依诺夫闪着寒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鬼龙，干涩的声音从喉咙中慢慢地挤压出来：“你……怎么知道的？”

鬼龙露出一个灿烂的无声笑容：“太过简单！你的人员结构，还有你们所进行的交易，太过简单！你的潜艇上几乎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这么多精锐是如何集中到你一个人手下的？只因为我给了你一个空洞的承诺，你就宁愿相信在未来岁月中，我将从你手中订购大量军火吗？你看重的是我口中的大人物，而我就是可以将一个错误的信息灌输给大人物的棋子！”

“顺便说说，最好叫你的士兵不要打扰我的部下。在我没有充足的把握前，你认为，



我会愚蠢到在你面前表现我善于观察的一面吗？感谢你的士兵，他们忠实地执行了你的命令，让我们在潜艇的各个位置上参观了一番，而我们在参观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一些小东西，一些足够让你的潜艇重演‘库尔斯克’潜艇事件的小东西。一旦失去我们的控制，我们将很荣幸地有一艘设计精密的潜艇和上百名优秀的潜艇士兵给我们陪葬！

“你们做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也没心思四处炫耀我是如何通过你们的帮助逃离俄罗斯的！我需要的是，你今后在地下军火供应上的优先考虑，甚至是提前投入。而你也可以通过这些换取我的沉默和大量金钱，甚至还有一些大人物对俄罗斯的好感，还有用钱都买不到的帮助和支持！把我们送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各取所需、各尽其责！”

不等扎依诺夫回答，鬼龙已经转身朝指挥舱外走去。在几支阻挡自己去路的枪口面前，鬼龙冷冷地回头看着扎依诺夫：“如何？”

犹豫了半晌，扎依诺夫狠狠地挥了挥手，示意那些军官收起手枪，对鬼龙说：“不许你们再走出舱室，我需要考虑！”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与鬼龙一行交谈一句，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是由一个兼任厨师的水兵随手扔进来。无聊中的SB和飓风几次要求一些消遣解闷的东西，但没有人理睬他们。倒是鬼龙和其他几个人显得相当镇静，除了在略微显得狭小的床上休息，其他时间里，他们用一些废纸制作出一副中国象棋，有滋有味地相互厮杀着，全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模样！

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水下巡航，一个浑身散发着汗臭和机油味道的水兵总算来到鬼龙等人所在的舱室里，用带着浓重的俄罗斯腔调的英语向鬼龙等人说道：“艇长要你们去鱼雷舱，带上你们的私人物品，你们要去的地方到了！”

一直在默默计算着巡航时间的鬼龙慢慢地站起来，在狭小的舱室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再看看其他兄弟：“到了！该我们干活了！”

几个人被几个荷枪实弹的俄罗斯军爷前呼后拥地送到鱼雷舱，满脸阴郁的扎依诺夫恶狠狠地盯着气定神闲的鬼龙：“说出你们在潜艇里安装破坏装置的具体位置，我就让你们从鱼雷发射管出去！上面已经是墨西哥领海，你们的目的地到了！”

看着两个操作鱼雷气压表的俄罗斯军爷，鬼龙轻声笑了起来：“扎依诺夫，您一定要在我们面前玩这些小孩子的把戏吗？即使您让我们安全进入鱼雷发射管，那超过人体负荷的强大气压也会让我们在海水中粉身碎骨！上浮到海面，我相信现在的海面上应该是风平浪静，墨西哥海防巡逻艇也早回到港口，我们将坐着您提供的轻型橡皮冲锋舟顺利地到达海岸上。当然，您不会吝啬到连最基本的常规自动武器都不送我们一些吧？您的库房中早已堆满了那些东西，连我都感到好奇，到底是送给古巴的卡斯特罗，还是送给南美‘撒旦军团’的渗透战高手呢？”

扎依诺夫无可奈何，只好在鬼龙那嘲讽的语气和飓风那刺穿人心脏的愤怒眼光中，命令潜艇上浮。在潜艇舱盖打开后的一瞬间，带着海洋咸腥味的海风让闷在潜艇中的众人同时精神一振。一艘满载着常规步兵装备的橡皮冲锋舟正在自动充气，与鬼龙等人一起来

到潜艇外部的扎依诺夫没好气地说：“你们要的东西都在那艘橡皮冲锋舟上了。现在说出你们在潜艇上埋藏破坏装置的具体位置，我们就两清了！”

秦棕和秃子仔细检查着已经充气完毕的橡皮冲锋舟，秦棕从装载的武器中挑选了几支自动步枪，熟练地将枪分解开，再利落地重新组装好；而秃子似乎对安装在转轴式枪架上的俄罗斯重机枪情有独钟，一个劲儿地将后盖板打开又合上，发出阵阵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鬼龙笑眯眯地看着满肚子怨气的扎依诺夫，猛地一个侧身别颈的动作将扎依诺夫拉到自己身前，顺手从扎依诺夫的腰间抽出那把已经上膛的手枪。站在鬼龙旁边的其他人，也在鬼龙微笑泛起的一瞬间动了手。不过几秒钟时间，凡是靠近鬼龙等人的俄罗斯军爷全部被制伏，而他们手中的武器也成了鬼龙一行的新战利品。

鬼龙牢牢地用臂弯挟持着扎依诺夫的脖子，将冰冷的枪口用力顶着扎依诺夫的颈动脉。尽管鬼龙并没有声色俱厉地吼叫，但那低沉冰冷的声音已经足够让还抓着武器的俄罗斯军爷胆战心惊：“放下你们手里的武器，在我们的橡皮冲锋舟后面绑上两艘小型救生艇。你们的头儿就在我的手里，没有了他，你们什么都干不了！”

尽管事出突然，但那些训练有素的俄罗斯军爷还是做出了能做到的相应举动。一片拉动枪栓的声音中，至少二十支自动步枪对准了挟持扎依诺夫的鬼龙等人。

鬼龙慢慢地移动着身体，始终让扎依诺夫巨大的身躯挡在自己身前，几乎是贴着扎依诺夫的耳朵低声说道：“叫你的部下别那么冲动。我知道你们的规则，只有艇长和副艇长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的密码才能打开装着操控导弹用密码的保险箱。杀了你，你们的巡航就成了一次无意义的举动，你们的心血也就白费了！跟着我上那艘冲锋舟，在我们安全后，你可以坐着它回到潜艇上。你应该感觉到海风没有那么潮湿了，陆地就在不远的地方，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乖乖地跟着我上冲锋舟！”

已经从潜艇指挥舱里赶来的副艇长，目瞪口呆地看着被鬼龙挟持的扎依诺夫，而扎依诺夫那无奈的表情也正暗示着副艇长不要轻举妄动！在众多自动步枪的围绕下，鬼龙一行慢慢地登上那艘放到潜艇旁边海水中的冲锋舟，在轻微的马达声中扬长而去！

不过是三五分钟时间，冲锋舟后面传来夹杂在海浪中的发动机声。鬼龙低声笑道：“扎依诺夫先生，看来您的部下还真是训练有素！一艘橡皮冲锋舟的充气时间至少要两分钟，而您的部下居然在充气完成后毫不犹豫地选择直线追赶，在这漆黑的夜晚，难道您的部下有什么穿透黑夜的视力吗？我不在乎您在冲锋舟上安装了信号发射器，可您屡次把我们当傻瓜，这的确不可原谅！在这美好的夜晚，您不觉得游泳是对一个男人最为合适的事情吗？尤其是在您的部下和墨西哥海防巡逻部队之间游泳，连我都钦佩您的勇气！”

早在鬼龙说话前，扎依诺夫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那种不属于自己部下乘坐的冲锋舟发动机声音的噪声，看到相当微弱的探照灯光！在漆黑如墨的黑夜里，原本就是针对潜入任务设计的橡皮冲锋舟本来绝对可以逃脱那些笨重的海防巡逻艇的追击，但看着鬼龙那隐含着坏笑的眼神，扎依诺夫猛地明白过来——原本计划在鬼龙等人释放自己后，就让那些紧紧尾随而来的部下不惜代价地杀了鬼龙一行，可现在看来，自己将永远没有机会除掉这

个聪明而又狡诈的对手了!

飓风早就因为扎依诺夫的反复欺诈憋了一肚子闷气,总算等到了鬼龙早已答应他的发泄时间。不等扎依诺夫有丝毫挣扎,飓风已经用力地抓过扎依诺夫,恶狠狠地将自己的脸凑到扎依诺夫的鼻尖上:“大白薯,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天气不错,下水游泳去吧!这辈子不必再见了!”

扎依诺夫落水的声音刚刚响起,鬼龙就从腰间抽出自己的手枪,朝微弱的探照灯光照射的方向扣动了扳机。在寂静的海面上,连续不断的枪声马上引起了尾随而来的俄罗斯军爷和墨西哥海防军的注意。

落入海水中的扎依诺夫恶狠狠地叫骂着,同时向尾随而来的部下奋力游去,而墨西哥海防军的巡逻艇也找准了枪声响起的方向,突然将探照灯朝枪响的方向照来,原本节奏平缓的螺旋桨转速也骤然加快了!

鬼龙亲自驾驶着噪声低微的橡胶冲锋舟,脱离了将扎依诺夫扔下海的那片区域。因为营救在海水中挣扎的扎依诺夫而耽误了时间的俄罗斯军爷,不可避免地跟墨西哥海防军遭遇了!

一方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方精锐,另一方是倚仗高大的舰船在海面上横冲直撞的墨西哥海防军,各有所长的两股人马在漆黑的海面上打了个不可开交。近在咫尺的潜艇虽然拥有足够将那艘墨西哥大型巡逻艇送到海底的火力,但顾忌到自己担负的使命,也无法向忙着躲避大型巡逻艇冲撞的同伴提供及时的救援!

AK枪族明显的间歇点射和墨西哥海防军威猛的大口径机枪扫射的声音,在海面上回荡着。尤其是大口径机枪的曳光弹在海面上划出耀眼的弹道光芒,即使是已经远离战场的鬼龙等人,也能清晰地看见。接替鬼龙掌舵的向正猛地笑了起来:“李代桃僵!没想到,老祖宗留下的古老战法在现代战争甚至是在特种作战中,也可以这么完美地演绎出来!受用不尽啊……”

鬼龙查看着手中的GPS全球定位仪,低声回应着向正:“《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永远都是作战的精髓,主要看我们怎么将那些古老的战法利用到现在的战争中,加以引申和发展!按照现在的位置和行进速度计算,我们在一小时后就可以踏上墨西哥的土地。上岸后,马上丢弃所有的装备,只携带需要的手枪,我们要给那些墨西哥人制造点儿麻烦,让他们认为,马上就要有一大批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登陆墨西哥,而今天晚上巡逻艇遇见的不过是一些先头部队。让那些忙着找入侵者的墨西哥人暂时腾不出精力来注意偷渡者,也让那些俄罗斯军爷知道得罪我们的后果!得罪了我们,就代表着麻烦不断,就代表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要焦头烂额!”

靠近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的瓜达卢佩岛上,总是那么繁忙。每年从世界各地前来旅游的人,已经让原住民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异国面孔。鬼龙一行三三两两地到了清晨的街道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毕竟早起欣赏风景的游客也见得多了,不稀奇……

瓜达卢佩岛上居民的衣着已基本欧化，但仍可看到传统文化的痕迹。男人的白衬衫衣襟上绣有花纹图案，有的男人还保留着上穿白色衬衣、下穿白色或米色长裤、头戴草帽、脖系红绸印花领巾、脚穿牛皮凉鞋的古老传统。妇女们嬉闹着，穿着色彩鲜艳的绣花长裙和衬衣在街道上来回穿梭，在自己的摊位上摆放着旅游胜地独有的纪念物，招揽着早起的游客。

下和充当翻译，他拉了拉那件相当合身的衣服，摆弄着手中的照相机，从镜头里观察着道路前方小旅馆的动静。刚刚登陆时穿着的衣服显然不符合众人掩饰身份的需要，精通机械的秦棕三两下就拨弄开一家旅游用品商店的门锁，一切都变得好办起来。带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衫，还有那些合脚的牛皮凉鞋，让所有人都成了地道的游客，而顺手从商店中弄出来的两架照相机更是让大家摆足旅游的架势，借着照相的机会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或许还没有到旅游旺季，小旅馆中并没有那么多住客。尽管如此，小旅馆中的服务生和老板还是热情十足地招待着客人在具有当地特色的小餐厅里坐下，享受着丰富的瓜达卢佩风味的早餐。看见几个身材高大的亚洲人走进自己的小旅馆，留着两撇墨西哥小胡子的老板立刻笑眯眯地迎上来：“各位早上好！有什么我能为各位效劳的吗？一顿丰富的美味早餐？一间可以欣赏海景的舒适客房？或者一个称职而又收费低廉的向导？”

鬼龙先是四处看了看旅馆的环境，再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几张美元放到旅馆老板手中，而下和故意操着蹩脚的墨西哥土语结巴着：“一个可以看见海景的大厅，一台最好的电视机，还要早餐和一部电话！”

旅馆老板还想兜售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只见站在最后的SB猛地向前走了一步，用带着浓重东欧口音的英语冰冷地说道：“快点儿，我们饿了！”

旅馆老板被这个满脸疤痕的东欧大汉吓了一跳，赶紧亲自引领鬼龙一行来到旅馆顶楼一个阳台花园中：“这里的视线最好，不但可以看到大部分最美的海滩，还可以一边享受着海风轻轻的吹拂，一边品味本店风味独特的早餐。电视机和电话马上就送到，请稍等！”

鬼龙再次查看了四周的环境，显然对这个占领了附近制高点的阳台花园很满意。他在那张舒适的躺椅上伸展着四肢，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滋味了！在潜艇上那么久，我想大家都憋闷坏了。等我联系上从前的关系，大家就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好好轻松几天了！晁锋，早上你和SB把武器和冲锋舟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过几分钟没注意，你们居然就把那么大一艘船弄没了……”

不等晁锋回答，躺倒在躺椅上的SB低声笑了起来：“嘿嘿！我们两个把船和武器拖到岸边，刚开始就想随便掩埋一下，让在海滩散步的人发现了就好。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船房，里面居然有好几艘小汽艇，我们就直接把汽艇抬了起来，再把武器和放了气的冲锋舟塞了进去！只要玩汽艇的人今天一进船房，就会发现这些。头儿，这可是你一贯的做法，要宣扬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想控制事态发展的人在发现事态前，尽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态的发展! 哈哈哈哈哈……”

打开旅馆老板送来的电视机, 电视新闻已经在播放今天清晨海滩上发现了大量军用武器装备的新闻。几个穿着紧身衣的汽艇运动员被众多电视记者包围着, 口沫横飞地讲述如何在船房的汽艇下发现了一大堆武器, 又是如何处惊不乱。鬼龙看着在船房旁边紧张搜索着的警察, 还有明显混杂在人群中四处打听消息的密探和情报人员, 慢慢地从盘子里拿起一张喷香的玉米饼, 就着墨西哥辣酱咬了一大口: “不错! 够劲! 墨西哥, 我喜欢这个地方!”

在旅馆中相当惬意, 但也充满不确定的危险因素! 且不论时不时游离在旅馆外探头探脑的密探和警察, 光是习惯于在游客身上发点儿小财的小痞子, 就够让初到墨西哥的鬼龙一行警觉的!

不过一个上午, 鬼龙等人包下的阳台上, 已经有超过第三批生面孔的服务生上来搭讪, 用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借口, 想尽办法让鬼龙等人多说几句话, 试图从中找出点儿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满面狰狞的SB此刻成了阻挡那些烦恼的门神, 凡是看不顺眼的家伙, 通通被他冷冷挡了回去, 连送食物的旅馆老板也不例外, 他只能将装满食物的托盘交到SB手中, 自己却怎么也无法登上阳台花园。

向正和晁锋一直在阳台花园边缘观察着四处的动静, 不时将靠近旅馆的可疑人员报告给鬼龙。而鬼龙一副悠闲的样子, 始终没有把那些人当回事。所有警察都聚集在海滩上, 四处搜寻着还有可能藏匿武器的地方, 几乎没有想到要在悠闲的游客中查找没有任何证件的偷渡者。只要在短时间内没有警察或移民官员来找麻烦, 其他事情就好办多了。

看看渐渐灼热起来的太阳, 鬼龙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以前在墨西哥的人情债券, 现在应该是归还的时候了。如果我没记错, 郑老大在这里也应该有了一定的势力, 我们的证件也应该办好了!”

坐在鬼龙身边的飓风半闭着眼睛, 惬意地哼哼着, 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墨西哥的那个华人黑帮老大? 我们帮了他两次, 尤其是第二次, 我们帮他平定了他身边几乎所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势力, 这么大的人情他应该记得。早上的电话是他亲自接的吗?”

鬼龙将自己的躺椅稍微移动了一点儿, 让自己不至于直接暴露在阳光照射下: “不错! 那家伙说, 马上就安排办理我们的护照和所有证件。才几年时间, 听郑老大的口气, 办几份证件只要一个上午, 而且全部是真的, 他的势力好像扩张得很快……”

站在楼梯口的SB还没来得及回答鬼龙的话, 一个留着满头小辫子的亚裔男人嚼着口香糖, 听着耳机中的劲爆音乐, 一步三摇地上了楼梯, 眼睛上扣着的巨大墨镜显然阻碍了他的正常视觉, 鼻子几乎要撞到SB的胸口上时, 他才发觉面前这个带着怒意的彪形大汉。

不等SB伸手推人, 亚裔男人就将墨镜轻轻地压下一点儿, 翻着眼睛, 从墨镜的上面看着满脸怒意的SB: “你就是需要一张墨西哥门票的人? 要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要墨西哥主场的还是世界杯全场门票?”

看着SB有些不明白的样子，亚裔男人夸张地耸了耸肩，咧开嘴，做了个奇怪的鬼脸：“你不是土著部落出来的生番吧？我是郑先生派来的，帮你们制作你们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们的头儿不是那条骷髅龙吗？”

鬼龙闻声站了起来，轻声吹了声口哨，示意守在楼梯口的SB让那个好像对什么都不在乎的亚裔男人上来。SB克制住几次想将那个男人扔下楼梯的冲动，只得懊丧地低吼一声，稍微侧过身子，让出一小道缝隙，没好气地扔下了一句话：“上去！”

侧身挤过SB让出来的缝隙，满头小辫子的亚裔男人看了看阳台上的众人，不由得惊讶地吹了声口哨：“你们不是什么偷渡过来的运动员吧？这么多肌肉男，很难找到适合你们形象的身份……这样吧，我们先照相，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亚裔男人从随身挂满各种莫名其妙的饰物的背包中，翻出一台数码照相机，几乎是扭动着身体给尚未摆好姿势的鬼龙等人照了几张照片，再将数码照相机连接到一台手提电脑上，摇摆着身体，大刀阔斧地修改着鬼龙等人的照片，嘴里也不闲着，用饶舌歌的节奏念叨着：“改动你的眼角不要向上翘，这样看起来没有杀气；去掉你的皱纹让你年轻，好把你的狡猾隐藏起来；东欧人的面孔一直比较敏感，恐怖分子的重点就是你们，削掉一点儿鼻尖，添高一点儿眼窝，让你看起来是个教授！脸上的疤痕……脸上有疤的那个，你的照片我没办法了，要不你赶紧去整容……”

吊儿郎当的德行似乎并不影响这个亚裔男人的工作效率，看着他不时地从背包中翻出制作证件的装备，比较擅长证件制作和伪造的卞和也不由得暗自点头。到底是郑老大手下专攻证件制作的高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可以利用如此简单的设备完成证件制作的前期准备工作，而且可以利用各人不同的外貌特征改变照片中的形象，的确是专家的手法！

亚裔男人再次确定了所有的照片和资料无误后，终于从电脑后抬起头问道：“要什么证件？墨西哥国籍的还是多国籍的？反正郑老大说了，要竭尽全力满足你们的要求，你们赶紧说，我好马上办理！”

鬼龙略微思索片刻，再和向正低声商量了几句，答道：“我们每个人都要三个国籍，美国、法国和墨西哥的。给我们编造的职业最好是体育教练或健身教练，还可以是运动员，个人背景资料由你编造，但我们需要一份拷贝。什么时候把证件交给我们？”

亚裔男人重新将脑袋藏到电脑后面，依旧是用饶舌歌的曲调回答着鬼龙：“证件是已经办好了的，只要我传输所有的照片，你们就的确是合法的公民了！大概半小时后，证件就会送到你们手中！”

不等鬼龙说话，亚裔男人将一部小巧的全球卫星电话扔到他手中，再从背包中取出用破报纸包着的一沓钞票：“电话给你联系我们老大用，钞票按照你的要求，全部是旧的二十美元、不连号的。半小时后你们的证件就到位，你们在拿到证件的同时，还可以拿到前往墨西哥本土的机票，郑老大会亲自去迎接你们！”

看着那个满头小辫子的亚裔男人保持着那一摇三晃的德行离开阳台花园，鬼龙不由得朝向正苦笑：“这应该就是本地出生的第二或第三代的亚裔移民了！除了还会说几句中国

话之外，他们已经完全被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同化了。再过几代，我想，他们就是纯粹的墨西哥人了，或者说是纯粹的美洲人！快餐、饶舌歌、软毒品聚会，这些披着时尚或流行外衣的东西逐渐渗透了这些孩子的身心，有很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眼里或心里已经是遥远的古董玩意儿，建立海外的基地……难哪！”

向正颇有同感地点头：“没有根基，没有后继的力量，尤其是没有储备的人才，即使我们建立了一块基地，也摆脱不了衰落的命运！长期的存在，离不开这些……”

所有证件和机票被包在一块印有当地名胜的头巾中送来后，几个总算抽出时间检查旅游者证件的移民官员，也在警察的陪同下来到旅馆的阳台花园。尽管不那么相信鬼龙一行的确是某个高等学校的体育教练，但在检查了崭新的证件和出入机场的证明后，满腹狐疑的移民官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彪形大汉登上了前往机场的出租车。

短暂的飞行后，在机场贵宾通道等候的郑老大张开双臂迎接春风满面的鬼龙一行。看见这么多新面孔，郑老大更是摩拳擦掌，计算着在鬼龙的帮助下争夺更多地盘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地盘争端平息后带来的巨大利益！

安排鬼龙在当地的豪华旅馆住下，接风洗尘的规矩自然必不可少。几个当地著名的华人种植园主和一些华人社团的首领也赶来与鬼龙等人见面，自然是宾主尽欢，醉了个昏天黑地，闹了个鸡飞狗跳。几个华人社团的首领早已知道鬼龙的雇佣军团在一天里就摧毁了三个势力颇大的帮派，不等鬼龙等人说出来意，他们早已将厚厚的美元准备妥当，外加上自己想要鬼龙等人帮忙清除的敌对社团的详细情报。而那些被当地种植园主们联手打压的华人种植园主们，也憋不住那口恶气，想让鬼龙一行帮忙打通被当地种植园主们封锁的货物贩运渠道。鬼龙一行来到墨西哥后，不到两天就已经接到超过二十宗业务，这的确让他们始料未及……

看着自己房间里越来越多的吃饭请柬，还有小匣子里的现金或支票，鬼龙只有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慢慢地解决眼前的事情了。

几个华人社团的事情不是很紧急，他们只需要鬼龙出手清理妨碍自己发财的敌对社团，或者帮忙抢回一块油水丰厚的地盘而已，而还算规矩人的种植园主们提出的要求，倒是的确让鬼龙感兴趣！

这些华人种植园主大部分是当年贩卖华工前往美国修筑铁路并幸存下来的华工后裔，来到墨西哥后，靠着几代人的血汗打拼出一个小小的种植园，再经过数十年的小心经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主要种植甘蔗或玉米，也有深处种些罂粟或大麻的。久而久之，用中国传统的人情管理模式调教出来的熟练工人都习惯了在相对来说比较仁厚的老板手下工作，极少有跳槽的事情发生，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其他种植园的熟练工人或制糖厂的技师过来工作。在长期良性循环中，华人种植园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品质上的绝对保证和讲究信誉的交货，几乎垄断了玉米和蔗糖相关的行业，这必然引起墨西哥本土的种植园主们的眼红！

首先发生的冲突是价格上的较量。在恶性降价的风潮中，华人种植园主们几乎拼尽了

所有家当，甚至签订了利息极高的贷款协议，才勉强撑了过去，反倒让那些希望在短时间里挤垮华人种植园的墨西哥人损失惨重。接下来就是用高薪争抢熟练工人的阶段，但华人种植园主们约定俗成的人情管理模式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绝大多数熟练工人和技师都没有跳槽，也没有影响种植园的正常运作。

最近墨西哥人依靠外来势力对他们进行打压，才真正让这些华人种植园主不知所措。先是熟练工人遭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势力的恐吓，然后是进出种植园的道路莫名其妙地有了许多拦路抢劫的盗贼。相对于抢夺运输车辆上少得可怜的现金，抢劫者似乎更热衷于破坏所有的运输车辆。眼看丰收在望，快要成熟的玉米田无法收获，制糖厂的水源被污染，电线被切断，即使聘请当地人护卫工厂和农田，也是收效甚微。早已签订的订单马上要到交货的时间，种植园主们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鬼龙查阅着要求他们护卫自己种植园的园主提供的资料，和向正面对面地坐在长条桌的两端，时不时地端起面前的清凉饮料喝上一口，一副并不着急的样子。晁锋和SB已经出门去了，在郑老大派出的几个华人社团下属的陪同下，流连于各个酒吧或墨西哥人爱去的小饭馆，寻找着出没无常的情报贩子的踪迹。其他人的任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陪着郑老大去黑市军火商的仓库中点验武器就可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悬挂着尖顶墨西哥帽子图案的小酒馆后巷中，满肚子火气的晁锋和SB正拼命地捺着性子，看着郑老大的几个手下与两个猥琐的墨西哥人交谈着。

整整一天时间里，所有能找到的情报贩子都是众口一词，拿自己的祖宗八代赌咒发誓不知道任何消息，即使郑老大的手下将美元或小包毒品塞到他们手中，也无济于事。跟在后面的晁锋和SB，反倒成了酒吧或饭馆外拉客的妓女们首选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刚刚到这里，鬼龙又一再强调要低调行事，他们会将至少十几个黏到自己身上的妓女扔进街边的垃圾桶中！

两个猥琐的墨西哥人并没有被眼前的美元和毒品打动，只是低声嘟囔着，想要回到酒吧中去鬼混。郑老大的几个手下似乎从他们的言辞中感觉到了什么，正软硬兼施想将他们留下来，拉拉扯扯的过程中，其中一个猥琐的墨西哥人鸡爪子般枯瘦的手指灵活一动，从郑老大一个手下的口袋中将一小包毒品夹了出来，飞快地藏到自己的腰带中，嘴里叫喊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你们这些家伙怎么老是纠缠不休？我早说过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母亲亲自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你们赶紧让我走吧，我今天还没找到一个能让我兴奋起来的妞儿呢……”

晁锋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转头看了看SB：“大个子，你看见了吗？”

SB同样看清了那个猥琐的墨西哥人的一举一动，更加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他出来跑了一天，什么消息都没有弄到，回去后怎么向鬼龙交代？既然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送上门来，怎么都不能放过！

转动了一下粗大的脖颈，再用力地捏紧拳头，听着自己和对方手指骨节传来的咔嚓声，两个体能狂人几乎同时说道：“一个归你，一个归我，看谁最快挤出东西！”

那个自以为得计的墨西哥人突然被晁锋凌空提了起来，深深的恐惧在一瞬间涌进他只有毒品和女人的脑子里！眼前的这个大块头虽然是东方人模样，但巨大的力量绝对不亚于欧洲人。尽管这个大个子什么话都没说，但眼睛里隐含的杀气和额头上暴起的青筋，明显地表达出他的愤怒。

晁锋将被自己抓着脖子提起来的墨西哥混混儿凑到自己眼前，声音很低，但充满威胁意味：“谁干的？”

墨西哥混混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我不知……”

话没说完，就响起两声被闷在喉咙里的惨叫声。那个被晁锋提着脖子的墨西哥混混儿只看见晁锋的手指稍微动了一下，锁骨上传来的剧痛就让他眼泪和鼻涕同时流了出来。而一旁的另一个混混儿显然没这么好运，他被SB轻轻拧断的手指，正怪异地指向普通人绝对无法指出的方向，骨骼断裂的位置也在一瞬间变成紫黑色！

尽管手上的小混混儿不断挣扎，晁锋的手依旧保持着稳定，连声音也保持着冷静的威胁语气：“谁干的？”

涕泪交流的小混混儿竭尽全力地呼吸着空气，声音也因为痛苦和缺氧变得异常怪异：“他们会杀了我……”

再次响起了惨叫声，晁锋手上的小混混儿已经大小便失禁，一股恶臭随着傍晚的空气散发出来。晁锋稍微皱了皱眉头，抓着小混混儿脖子的大手又加了几分力气：“谁干的？”

晁锋手上的小混混儿呜咽着，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说道：“班沙……是班沙……哥伦比亚来的……”

旁边的SB懊丧地站了起来，晁锋也随手将几乎断气的小混混儿扔到垃圾桶边，朝满脸沮丧之色的SB说道：“怎么样？你问出来了？”

SB狠狠地朝倒在垃圾桶边的小混混儿吐了口唾沫：“呸！问倒是问出来了，可我这个不结实，我轻轻给了他一下，没想到……你的那个也不能留下了！”

晁锋看了看那个被SB不小心拧断脖子的倒霉鬼，再看看那个依旧在垃圾桶边喘息的小混混儿，低低地叹息了一声：“你下手太重了！这些家伙已经被毒品和女人掏空了身体，经不起你的打击！”

SB一脸的不以为然，从郑老大的几个手下手中要过几包毒品，给那个喘息未定的小混混儿强行灌了下去：“俄罗斯的询问方法经济实惠，而且绝对有效！”

那个倒在垃圾桶边的小混混儿，被灌进超过人体耐受极限剂量的毒品，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扭动起来。高纯度的毒品让他极度兴奋，但心脏难以承受如此超强的刺激而提出了罢工，不过几分钟时间，扭动变成痉挛。看看四周无人，晁锋和SB带着郑老大的几个手下向巷子口快步走去。看着街对面争抢着一瓶烈酒的几个酒鬼，晁锋低声说道：“下次，还是让我用中国的方式好吗？温和、循序渐进，但同样有效！”

在一座破旧的仓库中，几个没精打采的仓库管理员正叼着香烟闲聊，如果不是仔细观